



特 別
A21
4254
12

叔 留
1288





八二一
4254
12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97-80>

第三十八卷

趙縣君喬送黃柑子

觀色相悅人之情

只因無假不成真

少年齒牙浪貪淫

饑頭不吃惹身遭

個中原有真緣分

個裏藏機不可問

等閒端人風流陣

世俗傳名紫火團

大凡世上男貪女愛謂之風情只這兩個字害的人也不淺送的人也不少其間有等好詐之徒就這貪愛上又生出個奇巧題目來拚著自家妻子裝成團套引誘良家子弟詐他一個小富貴謂之紫火團若不是知機識破硬浪的郎君十個到有九個著了道兒記得有個京師人靠著老妾與飯的其妻塗脂抹粉慣賣風情挑逗那富家郎君到得上了手的其夫只做撞著要殺要剛直至哀求苦告出財買舍贖足方休落他機設的也不止一人有一個發皮子弟深知他行徑倖為不曉故意來纏其妻與了他些甜頭引上手正在床上作樂其夫打將進來別個著了忙的定是跌下床來尋覓避去處怎知這個人不慌不忙且把他妻子樓抱得緊緊的不放一些黃髮伏在身上大言道不長嘆亂等我完了事再講其妻殺猪也似喊起來亂頭亂推只是不下來其夫趕進房門掀起帳子道幹得好事要殺要殺將若刀背放在頸子上扳了一扳却不下手濼皮道不必做起要殺就殺小子果然不當却

今古奇觀

卷三十八

是令正約來的死便死做一處故鬼也風流終不欠獨殺我一個不成其夫果然不敢動手放下刀子拿起一個大掉杖來喝道權得這個驢頭在頸上我且痛打一回一下子打來那潑皮溜撒急把其妻翻過來那驢兒上早受了一杖其妻又喊道是我走我不要錯打了潑皮道打也不錯也該受一杖其夫假勢頭已過早已發作不出了潑皮道老兒放下鞭子小子是個中人我與爾熟商量你要兩人齊殺你娘子是搖錢樹料不捨得若捨得到官也只是和好這番打破機關爾那營生弄不成了不如你捨著娘子與我往來我公道便些錢鈔若要緊火團請自別尋主顧休想到我其夫見說出海底眼無計可奈沒些收場只得住了之手倒縮了出去潑皮起來從容穿了衣服對著婦人叫聲咕噪搖擺擺竟自去了正是強中便有強中手得便宜處便宜那些富家子弟那多是嫩貨兒誰有此潑皮膽氣潑皮手段所以不能如此其時向大理的衙內向士肅出外拜客喚兩個院長相隨到軍將橋個婦人髮蓬蓬淚流而來一個武夫著青絲袍狀如將軍帶劍牽驢執著皮鞭一頭走一頭罵那婦人或時將鞭打去怒色不可犯隨後就有健卒十來人抬著幾扛箱籠且是沉重跟著同走街上人多駐足看他也有說的也有笑的士肅不知其故方在疑訝兩個院院長笑道這畜經紀做著了士肅問其緣故院院長道男女門也試猜未知端的衙內要知備細容打聽的實來回話去了一會院長來回覆說其詳細原來浙西一個後生官人到臨安赴銓試在三橋黃家客店樓上下其每下樓出人見小房青簾下有個婦人行走姿態甚美極

管了多次心裏未免欣慕問那送茶的小童道簾下的是店中何人小童道是眉頭道官人莫要問這婦人是個晦氣星我店中受他三年罪了官人問却是為何小童道前日一個將官帶著這個婦人說是他妻子要住個潔淨房子住了十來日就住近處去探望親友留這妻子守著臥房行李說道去半個月就回自這一去杳無信息起初婦人自己盤纏後來用得沒有了苦央主人家說除了與待弄丈夫回來算還主人辭不得一日供他兩番今已多時也供不起了只得替他募化同寓這些客人輪次供他也不是常法不知幾時纔了得這業債官人聽得滿心歡喜問道我要見他一見使得麼小童道是好人家妻子丈夫又不左怎肯見人官人道既缺衣食我尋些可口東西送他使得小童道這個使得官人急忙買了一包蒸酥餅一包菓餅茶食店家借了兩個盒兒盛著叫小童送去說道樓上官人聞知娘子不方便特意送這點心婦人受了千恩萬謝明日婦人買了一壺酒整盤四個菜碟叫小童來答謝官人也受了自此一發注意不捨隔兩日又買些物事相送婦人也如前買酒來答官人即煖其酒來飲饌內取出一隻金杯滿斟一杯叫茶僮送下去道樓上官人奉勸大娘子婦人毫不推辭帶笑而飲小童復命官人又斟一杯下去說官人多致意娘子出外之人不要與單杯婦人又飲了官人又斟一杯下去道官人多致意娘子出兩杯酒官人不好下來自勸意欲奉送娘子上樓親獻一杯如何往返兩三次婦人不肯來官人只得把些錢來買囑小童道是必要爾設法他上來見見小童見錢歡喜又去說風說

水道娘子受了兩杯也該去回敬一杯就一把拖上樓去道娘子來了官人歡喜過望慌忙起身連婦人道個萬福也沒眼去看急把酒斟上一杯兩家坐下親手遞過來道承蒙娘子見愛滿飲此杯婦人接過手一飲而乾把杯放在桌上官人看見杯內還有餘酒拿過來吮吸個不歇婦人看見嘻的一笑急急走了下去官人看見情態可動厚贈小僮叫他做著頭時常弄他上樓來飲酒以後便留也同坐漸不推辭不像前日走避光景了眉來眼去彼此動情勾搭上手但只是日裏偷做一二晚間隔開不能同宿如此兩月有餘婦人道我日日自下而升人人看見畢竟免不得起疑官人何不把房遷了下來與奴相近晚間使好相機同宿了官人大喜過望立時把樓上囊橐搬下來放在婦人間壁一間房裏推說樓上有風睡不得所以搬了晚間虛閉著房門竟在婦人房裏同宿這番歡樂愈加恩愛纏綿得兩晚第三日早起尚未梳洗兩人正促膝而坐只見外邊店裏一個長大漢子大踏步走將進來大聲道娘子那裏驚得婦人手脚忙亂面如土色慌道壞了壞了吾夫來也那官人著了忙急閃出來已與大漢打個照面大漢見個男子在房裏走出不問好歹一手揪住婦人頭髮喊道幹得好事幹得好事提起醋鉢大的拳頭只是打那官人慌了脫得身子顧不得甚么七長八短急從後門逃了出去大漢打開官人的臥房將他行李囊橐席捲而去適纔十來個健卒扛着的箱篋多是那官人房裏的了也恐怕有人誡破所以還掩著丈夫幹罷女子模樣走路其實婦人男子店主小僮總是一夥人也士肅聽罷道那里這樣不知事的少年

道如此圈套可恨可恨後來常對親友們說此目見之事以為笑話然雖如此這還是到了手的便失了東西去也還得了些甜頭兒更有那不識氣的小二哥不會沾得半點滋味也被別人弄了一番手脚折了偌大本錢還晦氣哩正是

美色他人自有緣

從旁何處苦垂涎

勸君只守家常飯

不書相思不損錢

話說宣教郎吳約字叔惠道州人兩任廣右官自韶州祿曹赴吏部磨勘宣教家本饒裕又兼久在南方珠翠香象蓄積奇貨頗多欲謀調個美缺隨身帶著若干到於臨安作寓在清河坊客店因吏部引見留滯時時出游伎館衣服鮮麗動人眼目客店相對有一小宅院門首掛著青簾簾內常有個婦人立著看街上人做買賣宣教終日在對門未免留意體察時時聽得他嬌聲媚語在裏頭說話有時雙足露出於簾下半折金蓮尖小可愛只不會見他面貌如何心下惶惑不定恨不得走過去揭開簾子一看再無機會那簾內或時巧囁鶯喉唱一兩句詞兒仔細聽那兩句却是柳絲只解風前舞情繫惹那人不住雖是也間或唱著別的只是這兩句為多想是喜歡此二語又想是他有甚麼心事宣教但聽得了便跌足歡賞這是在行得緊世間不道有此妙人想來龐兒必定美麗可惜不能勾一見懷揣著個提心吊膽魂靈多不知飛在那里去了一日正在門首坐地呆呆的看著簾內忽有個經紀挑著一籃荔枝黃柑子過門宣教叫住問道這柑子可要博的經紀道小人正待要兩支錢使

用官人作成我則個宣教接將頭錢過來往下就撲那經紀贈在柑子籃邊一頭拾錢一頭數數怎當得宣教一邊撲一心牽掛着簾內那人在裏頭看見沒心沒想的拋下去撲上兩三個時辰再撲不得一個擺成來算一算輸了一萬錢宣教還是做官人心性不覺兩臉通紅眼的一聲道壞了我十千錢一個柑不得到口可恨可恨欲待再撲恐怕撲不出來又要貼錢欲待住手輸得多了又不在于正在焦躁間忽見個青衣童子捧一個小盒往街上走進店內來你道那童子生得如何短髮齊眉長衣拂地滴溜溜一雙俊眼也會撩人黑洞洞一個深坑儘能害客痴心偏好反言勝似妖嬈拗性酷食還是圖他撒脫身上一團孩子氣獨登孤陽腰間一道木樨香合成眾睡向宣教道官人借一步說話宣教引到幽僻處小童將盒子遞上道我縣君奉獻官人的宣教不知是那起疑心他送錯了且揭開盒子來看一看元來正是永嘉黃柑子十數個宣教道你縣君是那與我素不相識為何忽地送此小童用手指著對門道我縣君即是街南趙大夫的妻室適在簾間看見官人撲柑子輸了許多錢不會博得他一個有些不樂連我縣君也老大不過意偶然藏得此數個柑子特將來送與官人見意縣君道可惜也有這幾個不能勾多官人不要見笑宣教道多感縣君美意你家趙大夫何在趙大夫到建康探親去了兩個月還未回來正不知幾時到家宣教聽得此話心裏想道他如此美情況且大夫不在必有可圖於是好機會心中無限喜歡雙手捧著柑子走到臥房內將柑子藏好取五錢一個賞封放在盒裏又在衣篋中檢出

兩疋蜀錦來對小童道多謝縣君送柑客中無可奉答粗錦一端聊表微意次所縣君笑留小童接了走過對門去須臾又將這錦來送還上覆道縣君多多致意區區幾個柑子打甚麼不緊的事要官人如此重酬決不敢受宣教道若是縣君不收是羞殺小生了連小生黃柑也不敢領你依這樣說去縣君必收小童領著言語去了不見復來料必已是收了明日又見小童捧著幾碗精緻小菜走過來道縣君昨日蒙惠過重無以為報想官人在客邊忘店家小菜不中吃手製蔬菜數碟送來奉用宣教見這般知趣著人必然有心於他了不好徵幸想道這童子傳來傳去想必是他得用的好歹要在他身上圖成這事不可怠慢了他急叫家人去買些魚肉果品之類煖起酒來與小童對酌小童道小人是趙家小厮怎敢同官人坐地宣教道好兄弟爾是縣君心腹人兒我怎敢把爾做等閒厮看放心飲酒小童告過不休喫了幾杯早已臉紅道吃不得了若醉了縣君須要見怪打發我去罷宣教又取些珠翠花翠之類答了來意附與小童去了隔了兩日小童自家走過來談講宣教又買酒請他酒間與他說得投機宣教便道好兄弟我有句話兒問你你家縣君多少年紀了小童道過新年纔廿三歲是我家主人的繼室宣教道模樣生得如何小童搖頭道沒正經早是沒人聽見怎把這樣話說來問生得如何便待怎麼宣教道總是沒人在此就說何妨我既與他送東西往來了兩番也須等我曉得他是長是短的小童道說著我縣君容貌真個是世間少比想是天仙裏頭摘下來的除了畫圖上仙女再沒見這樣第一一個宣教道好兄弟

怎生得見他一見小童道這不難等我把簾子上的繫帶解鬆了你明日只在對門等他到簾子下來看的時候我把簾子掛出來掛得重些繫帶鬆了簾子落了下他一時迴避不及可不就看見了宣道道我不要這樣見小童道要怎的見宣道道我要好好到宅子裏面拜一拜謝他平日往來之意方稱我願小童道這個知他肯不肯我不好自專得官人有此意待我回去稟白一聲好歹討個回音來覆官人宣道又將銀一兩送與小童叮囑道是必要討個回音去了兩日小童復來說縣君聞得要見之意說道既然官人立意切切就相見一面也無妨只是非親非故不過因對門在此禮物往來得兩番沒個名色遂然相見恐怕惹人議論是這等說宣道道也是怎生得個名色想了一想道我在廣裏來帶得些珠寶在此最是女人用得著的我只做當面送物事來與縣君看把此做名色相見一面何如小童道好到好也要去對縣君說過計下方可小童又去了一會來回言道縣君說使便使得只是在廳上見一見就要出去的宣道道這個自然難道我就長住在宅裏不成小童笑道官人休得取笑快隨我來宣道大喜過望取出好些珠寶將一幅紅綾包了籠在袖裏一整衣冠隨著小童三脚兩步走過趙家前廳來小童進去稟知門響處宣道望見縣君打從裏面從容走出來但見 衣裳楚楚佩帶飄飄大人舉止端詳沒有輕狂半點小年紀而龐嬌嫩並死狂童一分清風引出來道不得雲是無心物眼光揆上去真所謂容是誨淫端大兒雖已到離邊天鵝未必來滿裏

宣道看見縣君走出來真個如花似玉不覺的滿身酥麻起來急急趨上前去作個揖口裏謝道屢蒙縣君厚意小子實無可答謝惟有心感而已縣君道惶惶愧愧宣道忙在袖裏取出一包珠寶來捧在手中道聞得縣君要換珠寶小子隨身帶得有些特地過來而奉與縣君揀擇一頭說一眼看只指望他伸手來接誰知縣君立著不動呼喚小童接了過來口裏道容看過議價只說了這句便抽宿往裏面走了進去宣道雖然見了一見並不會說得一句俏俏的說話心裏感感突突沒些意思走了出來到下處想著他模樣行動嘆口氣道不見時猶可只這一番相見定害殺了小生也以後遇着小童只及他設法再到裏頭去相見無過把珠寶做個頭前後也會過五六次面只是一揖之外再無他詞顏色莊嚴毫不可犯等閒不曾笑了一笑說了一句沒正經的話那宣道沒入脚處越越的心魂撩亂注戀不捨那宣道有個相處的粉頭叫做惜惜甚是相愛只因想著趙縣君托他丟在腦後詩久不去走動了惜惜央兩個幫手的再三來約宣道請他到家走走宣道一似失了魂的那里肯去被兩個幫手的不由分說強拉了去了惜惜相見十分溫存怎當得吳宣道一些不在心上下惜惜撒嬌撒痴了一會免不得擺上東道來宣道只是心不在焉光景了惜惜唱個掛枝兒嘲他道 俏冤家當初纏我怎的到今日又丟我怎的丟我時頓忘了纏我意纏我又丟我去我又纏誰似你這般樣的丟人也少不得也有人來丟了你當下吳宣道沒情沒緒吃了幾杯一心想著趙縣君生得十分妙處看了了惜惜有些三不

像意起來却是身既到此沒及奈何只得勉強同惜惜上床睡了雖然少不得幹著一點半點兒事也是想著那個借這個出火雲雨已過身體疲倦正要睡去只見趙家小童走來道縣君特請宣教叙話宣教聽了這話急忙披衣起來隨著小童就進內室只見趙縣君雪白肌膚脫得赤條條的眠在床上專等吳宣教來小童把吳宣教備力一推推上床去吳宣教喜不自勝騰的翻上身上去叫一聲好縣君快活殺我也用得重一個失脚踏進裏床喫了一驚醒來見惜惜睡在身邊朦朧之中還認做是趙縣君仍舊跨上身去了惜惜也在睡裏驚醒道好德貨怎不好好的做出這個極模樣吳宣教聽得惜惜聲音方記起身在丁家床上適纔是夢裏的事道自己已也失笑起來丁惜惜再四盤問你心上有何人以致七顛八倒如此宣教只把問話支吾不肯說破到次日別去自此以後再不到丁家來了無晝無夜一心只痴想著趙縣君思量尋機會揆光忽然一日小童走來道一句話對官人說明日是我家縣君生辰官人既然與縣君往來須辦些壽禮去與縣君作賀一作賀覺得人情而上愈加好看宣教喜道好兄弟虧爾來說雨若不說我怎知道這個禮節最是緊失不得的亟將綵帛二端封好又買幾般時鮮菓品雞鴨熟食各一盤酒一樽配成一副盛禮先令家火一同小童送了去說明日虔誠拜賀小童領家人去了趙縣君又叫小童來推辭了兩番然後受了明日起來吳宣教整肅衣冠到趙家來定要請縣君出來拜壽趙縣君也不推辭盛粧步出前廳比平日更加齊整吳宣教足恭下拜趙縣君慌忙答禮說道奴

家小小生朝何足掛齒却要官人費心賜此厚禮受之不當宣教道客中乏物為敬甚愧非薄縣君如此稱謝反令小童無顏縣君回顧小童道留官人喫了壽酒去宣教聽得此言不勝之喜道既留下吃酒必有光景了誰知縣君說罷竟自進去宣教此時如熱地上螞蟻不知是怎的總是又想那縣君如設帳的方士不知葫蘆裏賣甚麼藥出來呆呆的坐著一望著肉裏須臾之間兩個走使的另人擡一張桌兒指抹乾淨小童從裏面捧出幾盞酒來來擺設停當張椅兒請宣教坐宣教輕輕問小童道難道沒一個人陪我小童也輕輕道縣君就來宣教且未就坐還立著徘徊之際小童指道縣君來了果然縣君出來雙手纖纖捧著杯盤來與宣教安席道了萬福正道拙夫不在沒個主人做主誠恐有慢貴客故家只得冒恥奉陪宣教大喜道過蒙厚情何以克當在小童手中也討個杯盤來與縣君回敬安席了兩下坐定宣教心下只說此一會必有眉來眼去之事使好把幾句說話揶揄他希圖成事誰知縣君意思雖然濃重容貌却是端嚴除了請酒請饌之外再不輕說一句閑話宣教也生煞煞的淚開不得開口止落得飽看一回而已酒行數過縣君不等宣教告止自立起身道官人慢坐奴家無夫主不使久陪告罪則個吳宣教心裏恨不得伸出兩隻臂來將他一把抱住却不好強留得他眼矜矜的看他洋洋走了進去宣教一場掃興裏邊又再話出來叫小童送酒宣教自覺獨酌無趣只得吩咐小童多多上覆縣君厚擾不當容日再謝慢慢地走過對門下處來真是一點甜糖抹在鼻頭上只聞得香却餽不著心裏好生

不快有銀絞絲一隻為証 前世裏冤家美貌也人換光已有二三分好溫存幾番相見意
殷勤眼兒落得穿何會近得身鼻凹中糖味那有唇兒分一個清白的郎君發了也昏我
的天那陣魂迷迷魂陣

是夜吳宣教整整想了一夜躊躇道若說是無情如何兩次三番許我會面又留酒又肯相
陪若說是有情如何眉梢眼角不見些些光景只是恁般板板地往來有何了結思量他每
常簾下歌詞畢竟通知文義且去討討口氣看看他如何回我算計停當次日起來急將西
珠十顆用個沉香盒子盛了取一幅花箋寫詩一首在上詩云

心事綿綿欲訴君

洋珠顆顆寄殷勤

當時贈我黃柑美

未解相如渴半分

寫畢將朱全放在盒內用個小記號圖書印封皮封了忙去尋那小僮過來交附與他道多
拜上縣君昨日多蒙厚款些些小珠奉去添粧不足為謝小童道當得拿去宣教道還有數
字在內須縣君親自拆封萬勿漏洩則箇小僮笑道我是個有柄兒的紅娘替你傳書遞簡
宣教道好兄弟是必替我送送倘有好好音必當重謝小僮道我縣君詩詞歌賦最是精通若
有甚話寫去必有回答宣教道千萬在意小僮道不勞吩咐自有道理小僮去了半日笑嘻嘻
的走將來道有回音了袖中拿出一個碧甸匣來遞與宣教宣教接上手看時也是小小
花押封記著的宣教滿心歡喜慌忙拆將開來中又有小小紙封裏著青絲髮二縷挽著個

同心結兒一幅羅紋箋上有詩一首詩云

好將鬢髮信并刀

祇恐臨臨失俊髦

妾恨千絲差可擬

郎心雙挽莫空勞

又有細字一行云

原珠奉璧唐人云何必珍珠相買也

宣教讀罷跌足大樂對小童道好了好了細詳詩意縣君果有賞於我了小童道我不知得
有緣與我聽宣教道他更愛寄我詩裏道要執住我的心豈非有意小童道既然有意為何
不受你珠子宣教道這又有一說只是一個故事在裏頭小童道甚故事宣教道當時唐明
皇寵了楊貴妃把梅妃江采蘋貶入冷宮後來思他懼怕楊妃不敢去將珠子一封私下
賜與他梅妃拜辭不受回詩一首後二句云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寡今縣君不受
我珠子却寫此一句來分明說爾家主不在他獨居寂寞不是珠子安慰得的却不是要我
來伴他寂寞麼小童道果然如此官人如何謝我宣教道惟卿所欲小童道縣君既不受珠
子何不就送與我了宣教道珠子雖然回來却還要送去我另自謝你便是宣教箱中去取
通天犀簪一枝海甸香扇墜二個將出來送與小童道權為寸敬事成重謝這珠子再煩送
一送去我再附一首詩在內要他必受詩云

往返珍珠不用疑

還珠垂淚古來痴

今古奇觀

卷三十八

七

知音但使能欣賞 何必相逢未嫁時
宣教便將一幅水銷圖寫了連珠子付與小童小童看了笑道這詩豈我不曉得了宣教道也是用著個故事唐張籍詩云遠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今我反用其意說道只要有心便是嫁了何妨你縣君若有意於我見了此詩此珠必受矣小童笑道元來官人是偷香的老手宣教也笑道將就看得過小童拿了一個自去此番不見來推辭想多應受了宣教暗自喜歡只待好肯了惜惜那里時常叫小二來請他走走宣教好似朝門外候官的官惟恐不時失候了宣召那里敢移動半步忽然一日傍晚小童嘻嘻的走來道縣君請官人過來說話宣教聽罷道平日只是我去換光籠設法得見面並不是他著人來請我的這番却是先叫人來相邀必有光景因問小童道縣君適纔在那里怎生對你說叫來請我的小童道適來縣君在臥房裏卸了粧飾重新梳粧過了叫我進去問說對門吳官人可在下處否我回說他這幾時只在下處再不到外邊去縣君道既如此你可與我悄悄請過來竟到房裏來相見切不可驚張如此分付的宣教不覺踴躍道依你說來此番必成好事矣小童道我也覺得有些異樣決比前幾次不同只是一件我家人日頗多耳目難掩目前只是體面上往來所以外觀不妨今却要到內室裡去須臾不得許多人就是俯著些是必有幾個知覺露出事端彼此不便須要商量宣教道你家中事體我怎生曉得備細須得爾指引我這路應該怎生纔安小童道常言道有錢使得鬼推磨世上那一個不愛錢的

爾只多把些賚賜分送與我家裏人代我去調理他分給他各自心照自然躲開了任你出入就有撞見的也不說破了宣教道說得甚是有理真可以築壇拜將爾前日說我是老偷香手今日看起來你也像個老背大刀了小童道好意替你計較休得取笑當下吳宣教拿出二十兩零碎銀兩付與小童說道我須不認得宅上甚麼人煩爾與我分派一分派是必實他們盡皆目靜方妙小童道這在我不要分付我先行一步停當了眾人看個動靜即來約伴同去宣教道快著些個小童先去了吳宣教急揀時樣的好衣服打扮得齊整真個賽過潘安強如宋玉眼巴巴只等小童到來即去行事正是

羅錦層層掩體裁

一心只望赴陽臺

巫山神女雖相待

雲雨寧知到底諧

說這宣教坐立不定只想起期須與小童已至回覆道衆人多有了賄賂如今一去從違寢室毫無阻礙了宣教不勝歡喜整整一整巾帽酒一酒衣裳隨著小童便走過了對門不由中堂在旁邊一條街裏轉了一兩個灣曲已到臥房之前只見趙縣君賴梳妝模樣早立在簾兒下等候見了宣教滿面堆下笑來全不比日前的莊嚴了開口道請官人房裏坐叫一個丫鬟掀起門簾縣君先走了進去宣教隨後入來只見房裏擺設得精緻爐中香烟馥郁東上酒發齊列宣教此時蕩了三魂失了六魄不知該怎麼樣好只得低聲柔語道小子有何德能過蒙縣君青盼如此縣君道一何承蒙厚情今良宵無事不揣特請官人清語片晌別

無他說宣教道小子客居旅邸縣君獨守清閨果然兩處寂寥每遇良宵不勝懷想前蒙青
絲之惠小子緊繫懷袖勝如貼肉今蒙龍召小子所望豈在酒食之類哉縣君微笑道休說
閑話且自飲酒宣教只得坐了縣君命丫鬟一面斟下熱酒自己舉杯奉陪宣教三杯酒落
肚這點點團團與兒直從腳跟下冒出天庭來那裏按納得住面孔紅了又白了又紅筋
子也倒拿了酒盞也灑翻了手脚都忙亂起來纔個丫鬟走了去連忙走個縣君這邊來跪
下道縣君可憐見急救小子性命則個縣君一把扶起道且休性急妾亦非無心首自前日
傳相之日便覺鍾情於子但禮法所拘不敢目逞今日久情深清夜思動愈難禁制胃禮忘
嫌願得親近既到此地決不教你空回去了略等人靜後從容同就枕席便了宣教道我的
親親的娘既有這等好意早賜一刻之歡也是好的叫小子如何忍耐得住縣君笑道恁
地饒得緊即喚了丫鬟們快來收拾未及一半只聽得外面喧嚷似有人喊馬嘶之聲漸漸近
前堂來了宣教方在神魂遊歷之際恰像身子不是自己的雖然聽得有些詫異沒工夫得
疑慮別的還只一味痴想忽然一個丫鬟慌忙忙忙進房來氣喘喘的道官人回來了官
人回來了縣君大驚失色道如何是好快快收拾過了桌上的即忙自己幫著搬得桌上盤
淨宣教此時任是看膽大的不忙又不慌張起來道我却躲在那里去縣君也著了忙道
外邊是去不及子引著宣教的手指著床底下道權躲在這裏面萬勿得做聲宣教思量走
了出去便好又恐不認得門路撞著了人左右看著房中却別無躲處一時慌促沒計奈何

只得依著縣君說就望著床底一鑽顧不得甚麼塵灰纏繞且喜床底寬闊戰戰兢兢的鑽在
裏頭不敢喘氣一眼偷覷著外邊那暗處望明處却見得備細看那趙大夫大踏步走進房
來口裏道這一去不覺許久家裏沒事麼縣君著了忙的口裏牙齒捉對兒厮打替回言道
家家裏沒事你你如何今日纔來大夫道家裏莫非有甚事故麼如何見了我舉動慌
張語言失措做這等一個模樣縣君道沒沒甚事故大夫對著丫鬟問道縣君却是怎的
丫鬟道果果然沒有甚麼怎怎的宣教在床下著急恨不得替了縣君丫鬟的說話只
是不敢爬出來大夫遲疑了一回道好怪異好怪異縣君接定了性兒纔說得話兒團團重
復問道今日在那里起身怎夜間到此大夫道我離家多日放心不下今因有事到婺州在
此便道暫歸來一看明日五更就要起身過江的宣教聽得此言驚中有喜恨不得天也許
下了半邊道原來還要出去却是我的造化也縣君又問道可曾用過晚飯大夫道晚飯已
在船上喫過只要取些熱水來洗腳縣君即命丫鬟安好了足盆廚下去取熱水來傾在裏
頭大夫脫了外衣坐在盆間大肆澆洗澆洗了多時潑得水淋漓地一直流進床下來因是
地板房子鋪床處壓得重了地板必定低些做了下流之處那吳宣教正蹲在裏頭身上穿
著齊整衣服起初一時極了顧不得惹了灰塵鑽了進去而今又見水流來了恐怕污了衣
服不覺的把袖子束收西斂來避那些灑灑水未免有些熟悉寧寧之聲大夫道奇怪床底
下是甚麼响敢是蛇鼠之類可拿燈燭來照照了丫鬟未及答應大夫急急指抹乾淨即伸手

桌子上去取燭臺過來執在手中向床底下一看。不看時萬事全休。這一看好似霸王初入垓心。內張飛剛到浦陵橋。大夫大吼一聲道：「這是個甚麼歹人，躲在這底下？」縣君支吾道：「敢是個賊大夫，就把將宣教拖出來，道你看難道有這樣齊整的賊怪道？」方纔見吾荒張元來，你在家養著好夫，我去得幾時，你就是這等羞辱門戶。先是一掌打去，把縣君打個滿天星。縣君啼哭起來，大夫喝教眾奴僕都來。此時小童也只得隨著眾人行，止大夫叫將宣教四馬攢蹄網做一團。聲音道：「今夜且與我把去，廂裏吊著，明日送臨安府推問去。」大夫又將一條繩來，親自動手，也把縣君縛住。道：「這淫婦也不與你干休。」縣君只是哭，不敢回一言。大夫道：「好惱，好惱，且煖酒來，我吃着消悶。」從人：「鬢們多慌了，急去甯士撮些暖飯，熱了酒拿來。」大夫取個大甌，一頭吃，一頭罵，又取過紙筆寫下狀詞，一邊寫，一邊喫酒，吃得不少了，不覺已醉睡去。縣君悄悄對宣教道：「今日之事，固是我慢了官人，也是官人先有意於我，誰知隨手事敗，若到官，兩個多不好了。」為之奈何？宣教道：「多蒙縣君好意，相招未曾沾得半點恩惠，今事若敗露，我這一官只當斷送在你這冤家手裏了。」縣君道：「沒奈何了，官人只是下些小心，求告他也是心軟的人，求告得轉的正說之開。」大夫醒來，口裏又喃喃的罵道：「小的們打起火把，快將這賊弟子孩兒送到府裏去。」眾人答應一聲，齊來動手，宣教著了急，喊道：「大夫息怒，容小子一言。」小子不木，忝為宣教，即因赴吏部磨勘，寓居府上對門。蒙縣君青盼往來，雖久實未曾分毫犯著玉體。今若到公府，罪犯有限，只是這官職有累，望吃高擡。

貴手饒過小子。容小子拜納微禮，贖此罪過。大夫大笑道：「我是個官門把，妻子來換錢麼？」宣教道：「今日便壞了小子微官，與君何益？不若等小子納些錢物，實為兩便。」小子亦不敢輕，即當奉送五百千過來。大夫道：「如此口輕，你一個官，我一個妻子，只值得五百千麼？」宣教聽見，論量多少，便道是好處的事了。滿口許道：「便再加一倍。」湊做千緡罷。大夫道：「只是搭頭，縣君在傍哭道：『我只為買這官人的珠翠，約他來議價，實是我的不是。誰知撞著你來，捉破了我原不曾點污。』」今若拿這官人到官，必然扳下我來，我也免不得到官對理，出乖露醜，也是你的門面不雅。不如你看日前夫妻之面，寬恕了我，放了這官人罷。大夫冷笑道：「難道不會點污眾從人與了鬢們？先前是小童賄賂過的多，來磕頭討饒，道其實此人不會犯著縣君，只是暮夜不該來此。他既情願出錢贖罪，官人討他重些放他去罷。一來免累此人，官職二來免致縣君出醜，實為兩便。」縣君又哭道：「你若不依我，只是尋個死路罷了。」大夫默然了一晌，指著縣君道：「只為要保全你這淫婦，要我忍這標，贖污小童，忙到宣教耳邊，傍低言道：『有了口風了，扶快添多些收拾這事罷。』」宣教道：「錢財好處，放綁要緊，手脚多麻木了。」大夫道：「要我饒你，須得二千緡錢，還是買那官做羞辱我門庭之事，只當不曾提起，便宜得多了。」宣教連聲道：「依著是一千緡好處。」大夫便喝從人，暫且鬆了他的手。小童急忙走去，把索子頭解開，鬆出兩隻手來。大夫叫將紙墨筆硯拿過來，放在宣教面前，叫他寫書，不願到官的，招伏宣教，只得寫道：「吏部候勘，宣教即吳某，只因不合關人趙大夫內房，不願到官。」

情甘出錢二千貫贖罪並無詞說私供是實
趙大夫取來看過要他押了個字便叫放了他綁縛只把手書收了叫幾人方纔隨來家的
戴大順穿衣撤的家人押了過對門來湊足這二千緡錢此時亦有半夜光景宣教下處幾
過手下人已是都睡熟了這些趙家人個個如狼似虎見了好東西便搶珠玉巴象之類狼
藉了不知多少這多是二千緡外加添的吳宣教足足湊到了二千數目分外又曰小零碎
銀兩送與衆家人做了東道錢衆家人方纔往手賈了東西仍同了宣教押至家王面前交
割明白大夫看過了東西還指着宣教道便宜了這弟子孩兒喝教打出去宣教抱頭鼠竄
走歸下處下處店家燈尚未熄宣教也不敢把這事對主人說討了個火點在房裏坐了坐
一回驚心方定無聊無賴叫起個小廝來煖些熱酒且圖解悶一邊喫一邊想道用了這幾
時工夫纔得這箇機會再差一會兒也到手了誰想却如此不偶反費了許多錢財又曰解
道還算造化哩若不是縣君與告衆人拜求弄得到當官我這官做不成了只是縣君如此
厚情厚德又爲我如此受辱他家大夫說明日就出去的這到還好箇機會只怕有了這番
事體明日就便不在家是必分外防守未必如前日之便了不知今生到底能勾到手否心
口相問不覺潸然淚下鬱抑不快呵嘆上來也不脫衣服倒頭便睡只因辛苦了大半夜這
一睡直睡到第二日晌午方纔醒來走出店中舉眼看去對門趙家門也不關簾子也不見
了。望進去直看到裏頭內外洞然不見一人他還懷著昨夜鬼胎不敢走進去悄悄叫隨

小廝一步一步挨到裏頭探聽直到內房左右看過並無一個人走動踪影只見鬆開空房
連家伙什物一件也不見了出來回覆了宣教宣教付道他原說今日要到他處去恐怕出
去了我又來走動所以連家眷帶去了只是如何搬得外邊乾淨難道再不回來住了其間
必有緣故試問問左右隣人纔曉得這趙家也是那里搬來的住得不十分長久這房子也
只是賃下的原非己宅是用着美人之局騙了人財去了直教渾如做了一個大夢一般悶
悶不樂且到了惜惜家裏消遣惜惜接著宣教笑容可掬道甚好風吹得貴人到此連忙置
酒相待飲酒中間宣教頻頻的嘆氣惜惜道你近來有了心上人把我冷落的多時今日既
承不棄到此如何只是嗟嘆象有甚不樂之處宣教正是事在心頭巴不得對人告訴只得
把如何對門作寓如何與趙縣君往來如何約去私期却被丈夫歸來拿住將錢買得脫身
備細說了一遍惜惜大笑道你枉用痴心惹了人的圈套了你前日若早對我說我也先點
破你不著他這兒也不見得我那年有一夥光棍將我包到揚州去也假了商人的愛妾求
了一個少年子弟千金這把戲我也會弄過的如今你心愛的縣君又不知是那一家的人
刺貨也你前日虧得我好好撒得我好好也你受些業報宣教滿臉羞慚恨無已了惜惜又
只顧把說話盤問見說道身伴所有刺得不多便將本色就不十分親熱得緊了宣教也
覺悶悶住了一兩晚走了出來滿城中打聽再無一些消息看看盤費不勾等不得吏部消
息急急走回故鄉親眷朋友曉得這事的把來做了笑柄宣教當時忽忽如有所失感了一

這纏綿之疾竟不及調官而終可憐其言教一個好前程的替了這一些魔頭不自尊重被人弄得不明不白沒個收場如今奉勸人家少年子弟每血氣未定貪淫好色不守本分不知利害的宜以此為鑒詩云

一瓣肉味不曾嘗
盡道陷人無底洞

已盡纏頭鬢髮裝
誰知酒口賺劉郎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三十九卷

誇妙術丹容提金

破布衫兒破布裙

自家何不燒些用

逢人慣說會燒銀

擔水何須賣與人

這四句詩乃是國朝唐伯虎解元所作世上有這一夥燒丹鍊藥之人專一設立圈套神出鬼沒哄那貪夫痴客這能以藥草鍊成丹藥鉛鍊為金死承為銀各為黃白之術又叫做燒火之事只要先將銀子為母後來覷個空兒偷了銀子便走叫做捉兒曾有一個道人將此術來尋唐解元說道解元仙風道骨可以做得這件事解元駭他道我看你身上藍錢你既有這仙術何不燒些來自己用度却要作成人道人道管道有的見術法乃造化所呈却要尋個大福氣的承受得起方好與他作貧道自家却沒這些福氣所以難做着見解元正是個大福氣的人來投合夥我們術家叫做訪外護唐解元道這等與你說過你的術法施為我一些都不管我只管出着一味福氣幫我等丹成了我與你平分便是道人見解元說得蹊蹺曉得是奚落他不是主顧飄然而去所以唐解元有這首詩是點明世人的意思却是夥裏的人更有花言巧語如此說話說他不倒的却是為何他們道神仙必須度世妙法不可自私畢竟有一種具得仙骨結得仙緣的方可共練共修內丹成外丹亦成有這許多好說話這些說話何曾不是正理就是鍊丹何曾不是妙法却是當初仙人留此一種

丹砂化黃金之法只為要廣濟世間的人尚且純陽呂祖慮他五百年後復還原質誤了後人原不會說這與你置田買產畜妻子幫做人家的只如杜子春遇仙在雲臺觀鍊藥將成尋他去做外護只為一點愛根不斷累他丹鼎飛敗如今這些貧人擁著嬌妻美妾求田問舍損人肥己錙銖必較何等肚腸尋着一夥酒肉肉道人指望鍊成了丹要受用一世遺之子孫豈不痴乎只叫他內丹成外丹亦成這兩句想一想難道是鬧起內養工夫單單弄那銀子么只這點念頭也就萬萬無有鍊得丹成的事了看官你道小子說到此際隨你愚人也該醒悟這件事沒影響做不得的却是這件事偏是天下第一等聰明的要落在圈套裏不知何故今小子說一個松江富翁姓潘是個國子監監生胸中廣博極有口才也是一個有意思的人却有一件僻性酷信丹術俗語道物聚于所好果然有了此好方士源源而來零零星星也弄去了好些銀子受過了好些丹客的哄騙他只是心不悔只說無緣遇不着好的從古有這家法術豈有做不來的事畢竟有一日成功前邊些小所失何足為念把這事越好的得緊了這些丹客我傳與你傳與我遠近盡聞其名左右是一夥的人推班出色沒一個不思量騙他的一日秋間來到杭州西湖上遊賞賞一個下處住著只見隔壁園亭上歌著一個遠來客人帶著家眷也來遊湖行李甚多僕從齊整那女眷且是生得美艷可聽來是這客人的愛妾日日偏了天字一號的大湖船帶著盛酒吹彈歌唱俱備完了此宴下湖淺斟低唱觥籌交舉滿桌子設酒器多是些金銀異巧式樣層見迭出晚上歸寓燈

火輝煌實屬充算富翁在隔壁寓所看得呆了想道我家裏也算是富的怎能勾得到他這等揮霍受用此必是個陶朱荷頓之流第一個富家了心裏漸漸教人通問與他往來相拜通了姓名各道相慕之意富翁乘間問道吾丈如此富厚非人所及那客人謙讓道何足掛齒富翁道日日如此用度除非家中有金銀高北斗纔能像意不然也不儘用客人道金銀高北斗若只是用去要盡也不難須有個用不盡的法兒富翁說就有些著意了問道如何是用不盡的法客人道造次之間不好就說得富翁道畢竟要請教客人道說來吾丈未必解也未必信富翁見說得蹊蹶一發慫慫求懇必要見教客人屏去左右從人附耳道吾有九還丹可以占鉛水為黃金只要鍊得丹成黃金與五錢同耳何足貴哉富翁見說是丹術一發投其所好欣然道元來吾丈精於丹道學生於此道最是心契求之不得若吾丈果有此術學生情願願家受教客人道豈可輕易傳得小小試看以取一笑則可受教小童藏起鑪炭將几兩鉛水鑄化起來身邊大袋裏摸出一個紙色打開來都是些藥末就把小指甲挑起一些些來彈在鑪裏倒將出來連那鉛水不見了都是雪花也似的好銀看宜你道藥末可以變化得銅鉛做銀却不是真法了元來這須作縮銀之法他先將銀子用藥鍊過專取其精每一兩直縮做一分少些今相鉛人在火中一燒即承化為貴氣去了這下糟粕之質見了銀精盡化與銀不知元是銀子的原分量不會多了一些丹客專以此術哄人人便死心塌地信他道是真了富翁見了喜之不勝道怪道他如此富貴受用原來銀

予如此容易我練了許多時只有折本的今番有幸遇著真木事的了是必要求他去替我鍊一鍊則個遂問客人道這藥是如何鍊成的客人道這叫做母銀生子先將銀子為母不拘少少用藥鍛鍊養在鼎中須要九轉火候足了此術方可成又見成白雪啓爐時就掃下這些丹頭來只消一黍米大便古成黃金白銀那母銀仍舊分毫不虧的富翁道須得多少母銀客人道母銀越多丹頭越精若鍊得有半合許丹頭富可敵國矣富翁道學生家事事難棄數千之物還儘可辦若肯不吝大教一全到家下占化一占化便是生平願足客人道我術不易傳人不可輕與人燒鍊今觀吾丈虔心又且骨格有些道氣難得在中縣高也是前緣不妨與吾丈做一做但見教高居何處異日一來相坊富翁道學生家居松江離此處只有兩三日路程先生若肯光臨即此收拾同到寒家便是若此間別去萬一後會無期豈不當面錯過了客人道在下是中州人家有老母在堂因慕武林山水佳勝攜了小妾到此一遊空身出來遊資所需只在爐火所以樂而忘返今遇吾丈知音不敢自秘但直須帶令小妾回家安頓兼就看看老母再赴吾丈之期未為遲也富翁道寒舍有別館園亭可貯尊眷何不就同攜到彼住下一邊做事豈不兩便家下雖是看待不週決不致有慢尊客使會者有不妥之理只求慌然俯臨深感厚情客人方纔點頭道既承吾丈如此真切容與小妾說過商量收拾起行富翁不勝之喜當日就寫了請帖請次日湖中飲酒到明日殷殷勤勤接到船上備將胸中學問你誇我逞談得津津不倦只限相見之晚賓主盡歡而散又遇著一

桌精潔酒設到隔壁園亭上去請那小娘子來日客人答席分外豐盛酒器家火都是金銀自不必說富翁一心已在爐火遊興盡闌約定回到松江在關前僱了兩個大船盡數搬了行李下去一路相傍同行那小娘子在對臉中隔簾時路半面富翁偷眼看去果然生得丰姿美艷體態輕盈正是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又當日贈同舟詩云

同舟吳越猶懷想
况遇天仙隔錦屏
但得陽臺相會去
願隨鸞鶴入青冥

此時富翁在隔船望看美人正同此景所恨無人可通音問一路想著他的却不一日至松江富翁已到家門首便請丹客上岸登堂獻茶已畢便道此是學生家中往來人雜不便離此一望之地便是學生莊舍就請尊眷同老丈至彼安頓學生也到出外廂書房中安歇一則清靜可以省煩雜二則謹密可以動爐火尊意如何丹客道爐火之事最忌俗語又怕外人觸犯現又小妾在身伴一發宜遠外人若得在貴莊住止行事最便了富翁便指點移船到莊自家同丹客攜手步行來到門口門上一匾上寫涉趣園三字進得園來但見古木千霄新篁夾境懷題虛殿无非是月榭風亭棟宇幽深傍有那曲房幽室疊疊假山數仞可觀太史之書層層巖洞幾重疑有仙人之境若還奏曲能招鳳在此觀棋倚欄杆丹客觀玩園中景致欣然道好個幽雅虛堪為修鍊之所又好安頓小妾在下便可安心與吾丈做事了看來吾丈果是有福有緣的富翁就著人接那小娘子起來那少娘子艷妝喬

扮帶著兩個了頭一個喚名春雲一個喚名秋月搖搖擺擺到園亭上來富翁欠身迴避丹客道而今是通家就等小妾拜見不妨就叫那小娘子與富翁相見了富翁對面一看真個是元魚落雁之容閉月如花之貌天下凡是有錢的人再沒一個不貪財好色的富翁此時好像雪獅子响火不覺得動了半遍鍊丹的事又是第二著了便對丹客道園中內室甚寬任憑尊嫂揀擇人少時學生再喚幾個婦女來伏侍丹客就同那小娘子去著內房富翁急急到家中取了一對金釵一雙金釵到園中奉與丹客道些小薄物奉為尊嫂拜見之儀望勿嫌輕那丹客一眼望去見是金釵反推辭道過承厚意況是黃金之物在下頗為易得老丈實為重費於心不安決不敢收富翁見他推辭一發不過意道也知吾丈不希罕此些微之物只是尊嫂而上略表片意望吾丈鑒其誠心乞望一受丹客道既然這等美情在下若再推托反是自外了只得權為收下容在下竭力鍊成丹藥奉報厚惠笑嘻嘻走入內房叫個丫頭送了進去又叫小娘子出來再三拜謝富翁多見得一番就破費這些東西也是心安意肯的口裏不說心中想道這個人有此丹法又有此美姬人生至此可謂極樂且喜他肯與我修鍊丹成料已有日只是見放著這等美色在自家庄上不知可有些緣分否若一發勾搭得上手方纔心滿意足而今拚得獻此懇懇做工夫不著做他不要去性急且一面打點燒鍊的事便對丹客道就承吾丈不棄我們幾時起手丹客道只要有銀為母不論早晚可以起手富翁道先得多少母銀丹客道多多益善母多丹多省得再費手脚富翁道這

等打點將二千金下爐便了今日且在舍下料理明日學生就搬過來一同做事是晚且酌在園亭上款待盡歡而散又送酒餞內房中去慇懃勸慰自不必說次日富翁准准兌了二千金將過園子裏來一應爐器家火之類家裏一向自有只要搬將來富翁是久慣這事的頗稱在行鉛汞藥物一應俱備來見丹客丹客道足見主翁留心但在下尚有秘妙之訣與人不同錄起來便見富翁道正是秘妙之訣要求相傳丹客道在下此丹名為九轉還丹每九日火候一還到九九八十一日開爐丹物已成那時節主翁大福到了富翁道全仗提攜則個丹客就叫跟來一個家僮依法動手熾起爐火將銀子漸漸放將下去取出丹方與富翁看了將幾件希奇藥料放將下去燒得五色烟起就同富翁封住了爐又喚這跟來幾個家人分付道我在此將有三個月日擔關你們且回去回覆老奶奶一聲再來這些人止留一二個慣看爐的在此其餘都依話散去了從此家人日夜燒鍊丹客頻頻到爐邊看火色却不開爐問時却與富翁清談飲酒下棋賓主相得自不必說又時時送長送短到小娘子處討好小娘子也有時回敬幾件知趣的東西彼此致意如是二十餘日忽然一個人穿了一身麻衣渾身是汗闖進園中來眾人看時却是前日打發去內中的人見了丹客叩頭大哭道家裏老奶奶去世快請回去治喪丹客大驚失色哭到在地富翁也一時驚惶只得從傍勸解道令堂天年有限過傷無益且自節哀家人催促道家中無主作速起身丹客住了吳對富翁道本待與主翁完成美事少盡服効之心誰知遭此大變抱恨終天今勢既難留

此事又未終現是問斷不得的實出兩難小妾雖是女流隨侍在下已久爐火之候儘已知此底裏留他在此看守丹爐纔好只是年幼無人管束須有些不便處富翁道學生與老丈鍾家至交有何妨礙只須留下尊嫂在此此鍊丹之所又無閒雜人來往學生當喚幾個老成婦女前來陪伴晚間或是接在拙荆處一同安處學生自在園中安歇看守以待吾女轉來有何不便丹客又躊躇了半晌說道今老母已死方寸亂矣想古人多有託妻寄子的既承高誼只得敬從留他在此看看火候在下回去料理一番不日自來啓爐如此方得兩全其事富翁見說肯留妾看爐心裏恨不得許下半邊隨即滿面笑容應承道若得如此足見有始有終丹客又進去與小娘子說了來因并要留他在此看爐的話一一吩咐了就叫小娘子出來再見了主翁囑托與他叮嚀道只要守爐萬萬不可私啓倘有所誤悔之無及富翁道萬一尊駕來遲候了八十一日之期如何是好丹客道九還火候已足放在爐中多養得幾日丹頭愈生多多就遲些開也不妨的丹客又與小娘子說了些衷腸密話忙忙而去這里富翁見丹客留下美妾料他不久必來丹事自然有成的不在心上却是趁他不在亦且同住園中正好勾搭機會不可錯過時時亡魂失魄只思量下手方在遊思妄想可的那小娘子叫個丫頭春雲來道俺家娘請主翁至丹房看爐富翁聽得急整衣巾忙走至房前來請道適纔尊婢傳命小子在此伺候尊步同往那小娘子嚙鶯聲吐燕語道主翁先行賤妾隨後只見妖妖嬈嬈走出房來道了萬福富翁道娘子是客小子豈敢先行小娘子

道賤妾女流怎好僭妄兩下推遜雖不好扯手扯脚的相讓已自顧面交談殷勤相接有好些光景畢竟富翁讓了他先走兩個丫頭隨著富翁在後面看去真是步步金蓮不由人不動火來到丹房邊轉身對兩個丫頭道丹房忌生人你們只在外住著單請主翁進來主翁聽得三脚兩步跑上前去同進了丹房把所封之爐前後看了一遍富翁一眼覷定這小娘子恨不得尋口水來吞他下肚去那里還管爐火的青紅黃白可惜有這個燒火的家僮在房只好調弄眼色連風話也不便說得一句直到門邊富翁纔老着臉皮道有勞娘子尊步尊夫不在娘子回房須是寂寞那小娘子口不答應微微含笑此番却不推遜竟目而去富翁愈加狂蕩心裏想道今日丹房中若是無人儘可撩撥只可惜有這個家僮在內明日須用計遣開然後約那人同出看爐此時便可用手脚了即分付從人明日早上備一果酒飯請那燒爐的家僮說道一向累他辛苦了主翁特地與他澆手要灌得爛醉方住分付已畢是夜獨酌無聊思量美人只在內室又念着日間之事心中快快傍徨不已乃吟詩一首道名園富貴花移種在山家不道欄杆外春風正自除走至堂中朗吟數遍故意要內房聽得只見內房走出丫頭秋月手捧一盃香茶奉與富翁道俺家娘聽得主翁吟詩恐泊日渴特奉清茶富翁笑逐顏開再三稱謝秋月回身進去只聽得裏邊也朗吟道名花誰是主飄泊任春風但得東君惜芳心亦自同富翁聽罷知是有意却不敢造次闖進去又聽得裏邊開門響只得自到書房睡了以待天明次日早上從人依了昨日之言把門燒火的家僮請了

去他目逐守著爐竈邊原不耐煩見了酒盃那里肯放啷醉就在外邊睡着了富翁已知他不在內房即走到內房前自去請看丹爐那小娘子聽得即便移步出來一如昨日在前先走到丹房門邊丫頭仍留在外正是富翁緊隨入門到得爐邊看時不見了燒火的索童小娘子假意失驚道如何沒人在此却歇了火富翁笑道只爲小子自家要動火故叫他暫歇了火小娘子只道不解道這火須是斷不得的富翁道等小子與娘子次離交媾以真火續將起來小娘子正色道鍊丹學道之人如何與此邪念說此邪話富翁道尊夫在這里與小娘子同眠同起少不得也要鍊丹法道一事不做只是乾夫妻不成小娘子無言可答道一場正事如此至纏富翁道小子與娘子夙世姻緣也是正事一把抱住雙膝跪將下去小娘子扶起道拙夫家訓頗嚴本不敢輕蹈非禮既承主翁如此殷勤賤妾不敢自愛容晚間約著相會一話罷富翁道就此懇賜一歡方見娘子厚情如何等得到晚小娘子道這里有人來使不得富翁道小子專爲留心要求小娘子已著人歡住燒火的此外誰敢進來況且丹房邃密無人知覺小娘子道此間須是丹爐怕有觸犯悔之無及決使不得富翁此時興已勃發那里還顧什麼丹爐不丹爐只是緊緊抱住道就是要了小子的性命也說不得了只求小娘子救一救不由他肯不肯抱到一張醉翁椅上扯脫褲兒就鞍上去此時快樂何異登仙但見一獨絃琴一翁一張無孔簫統上統下紅爐中撥開邪火玄關內走動真鉛舌攪華池滿口馨香寶玉液精穿比屋渾身酥快吸瓊漿何必丹成八九天即此魂銷

婦極樂

兩下雲雨已畢整了衣服富翁謝道感謝娘子不棄只是片時歡娛晚間願賜通宵之樂撲的又跪下去小娘子急扶起來道我原許晚間的爾自喉急等不得那里有丹鼎傍邊就這股沒正經起來富翁道錯過一時只恐後悔無及還只是早得到手一刻也遂了我多時心願小娘子道晚間還是我到爾書房來爾到我臥房來富翁道但憑娘子主見小娘子道我處須有兩個丫頭同睡爾來不使我今夜且瞞著他們自出來罷待我明日叮囑丫頭過了然後接爾進來是夜果然人靜後小娘子走出室中富翁早已在門邊伺候接至書房極盡衾枕之樂以後或在內或在在外總是无拘无管富翁以爲天下奇遇只願得其夫一世不來丹鍊不成也罷了綢繆了十數宵忽然一日門上報說丹客到了富翁喫了一驚接進寒溫畢即進內房來見小娘子說了好些說話復出來對富翁道小妾說丹爐不動而今九還之期已過丹已成了正好開看今日匆匆明日獻過了神啓爐罷富翁是夜雖不得再望歡娛却是丹客來了明日啓燈丹成可望還賴有此心下自解自樂到得明日請了些紙馬福物祭獻了畢丹客同富翁剛走進丹房就變色沉吟道如何丹房中氣色恁等的有些詫異便就親手啓開鼎爐一看跌足大驚道敗了敗了真丹走失連銀母多是糟怕了此必有做交感污穢之事觸犯了的富翁驚得面如土色不好開言又見道著真相一發慌了丹客懊怒咬得牙齒吃吃的響問燒火的家僮道此房中別有何人進來家童道只有主翁與小娘子

日來看一次別無人敢進來丹客道這等如何得丹敗了快去叫小娘子來問家僮急忙走去請來丹客厲聲道你在此看爐做了甚事丹俱敗了小娘子道日日與主翁來看爐是原封不動的不知何故丹客道誰說爐動了封爾却動了封了又問家僮道主翁與娘子來時爾也有時節不在此麼家僮道止有一日是主翁憐我辛苦請去喫飯多飲了幾盃睡著在外邊了只這一日是主翁與小娘子自家來的丹客冷笑道是了是了忙走去行囊裏扯出一根皮鞭來對小娘子道分明是爾這賤婢做出事來了一鞭打去幸喜小娘子即溜側身閃過哭道我原說做不得的主人翁害了奴也富翁睜着雙眼無言可答恨沒個地自鑽了進去丹客怒目直視主翁道你前日相托之時如何說的我去不久就幹出這樣昧心事來元來是狗彘不直的如此無行之人如何妄思燒丹鍊藥是我眼裏不識人我只是打死這賤婢能羞辱門庭要爾怎的拿著鞭趕上前便打慌得小娘子三脚兩步奔進內房又虧兩個丫頭攔住勸道官人耐性向前扯住了皮鞭却把皮鞭打斷了富翁見他性發沒收場只得跪下去道是小子不才一時幹差了事而今情愿棄了前日之物只求寬恕罷丹客道你自作自受爾幹壞了事走失了丹是應得的沒處怨我的愛妾可是與爾解饒的受了爾玷汚却如何處我只是殺却了不怕爾不償命富翁道小子情愿贖罪罷即忙叫人到家拿了兩箇元寶跪著討饒丹客只是作著眼不離道我銀甚易豈在乎此富翁只是搖頭又加了二百兩道如今以此數再娶了一位如夫人也勾了實是小子不才望乞看平日

之面寬恕尊嫂罷丹客道我本不希望你銀子只是你這樣人不等你損些已財後來不改前非我偏要拿了你的將去濟人也好就把三百金拿去裝在廂裡叫齊小娘子與家僮丫頭等急把衣裝行李盡數搬出下在昨日原來的船裏一徑出門口裡喃喃罵道受這樣的耻辱可恨可恨罵詈不止開舟去了富翁被他嚇得魂不附體恐怕弄出事來雖是折了些銀子得他肯去還自道僥倖至於爐中之銀真個認做污穢觸犯了丹鼎走敗但自悔道忒慙急了些便等丹成多留他住幾時再圖成此事豈不兩便再不然不要在丹房裏弄這事或者不妨也不見得多是自已莽撞了枉自破了財物也罷只是遇著真法不得成丹可惜可惜又自解自樂道只這一個絕色佳人受用了幾時也是風流話柄實心樂事不必追悔了却不知多是丹客做成圈套當在西湖時原是打聽得潘富翁故此先裝成這些行徑來炫惑他的及至同他到家故意要延緩却像沒甚要緊後遍那個人來喪報之時忙忙歸去已自先把這二千金提去了留著家小使之不疑後來勾搭上場也都是他做成的計較把這堆狗屎堆在鼻子上等爾開不得口只好自認不是沒工夫與他算帳了那富翁是破財星照隨其計中先認他是巨富之人必有真丹點化不知那金銀器皿都是些銅鉛爲質金銀汁糖裏成的酒後燈下誰把試金石來試一時不辨都悞認了此皆直奸詭計也富翁遭此一騙還不醒悟只說是自家不是當而錯過越好個丹術不已一日又有個丹士到來與他談著爐火甚是投機延接在家告訴他道前日有一位客人真能點鐵爲金當面試過他

已是替我燒鍊了後來自家有些得罪于他不成而去真是可惜這丹士道吾術豈獨不能
便叫把爐火來試果然與前丹容無二些少藥末投在鉛水裏頭盡化為銀富翁道好了好
了前番不著這番著了又湊千金與他燒鍊丹士呼朋引類又去約了兩三個幫手來做富
翁見他銀子來得容易放著膽一些也不防備豈知一個晚間又提了鑰走了次日又摔了
個空富翁此時連被拐去手中已窘且怒且羞道我為這事費了多少心機弄了多少年月
前日自家錯過指望今番是了誰知又遭此一閃我不問那里尋將去料不過又往別家燒
鍊或者撞得著也不可不知縱不然或者另遇著真正法術再得鍊成兵丹也不見得自此收
拾了些行李東遊西走忽然一日得蘇州昌門人輩裏劈面撞著這一夥人正待開口發作
這夥人不慌不忙滿面生春却像他鄉遇故知的一般一把邀了那富翁邀到一個大酒肆
中一副潔淨座頭上坐了叫酒保盪酒取暖飯來殷勤謝道前日有負厚德實切不安但我
輩道路如此足下勿以為怪今有一法與足下計較可以償足下前物不必別生異說富翁
道何法丹士道足下前日之銀吾輩得來隨手費盡無可奉償今山東有一大姓也請吾輩
燒鍊已有成約只待吾師到來纔交銀舉事奈吾師遠遊急切未來足下若權認作吾師等
他交銀出來便取來先還了足下前物直如反掌之易不然空尋吾輩也無幹足下以為何
如富翁道尊師是何人物丹士道是個頭陀今請足下略剪了些頭陀我輩以師禮事奉
徑到彼處便了富翁急於得銀便依他剪髮做一齊了被輩殷勤直侍奉到山東引進見

了大姓說道是他師父來了大姓致敬迎接到堂中客談爐火之事富翁是做慣了的亦且
胸中原博高談闊論盡中機宜大姓深相敬服是夜即兌銀二千兩約在明日起火只管把
酒相勸吃得醺酩扶去零在一間內書房睡看到天明商量安爐富翁見這夥人科派自
家曉得些也在裏頭指點當日把銀子下爐燒鍊這夥人認做徒弟守爐大姓只管來尋師
父去請教攀話飲酒不好却得這些人看個空兒又提了鑰各各走了單單留下師父大姓
只道師父在家不妨豈知早辰一夥都不見了就拿住師父要送在當官捉拿餘黨富翁只
得哭訴道我是松江潘某元非此輩同黨只因性好燒丹前日被這夥人拐了路上遇見他
說道在此間燒鍊得來可以賠償又替我剪髮叫我裝做他師父來的指望取還前銀豈知
連宅上多騙了又撒我在此說罷大哭大姓問其來歷詳細說得對科果是松江富家與大
姓家有好些年誼的知被騙是實不好難為只得放手一路無了盤纏倚著頭陀模樣沿
途乞化回家到得臨清馬頭上只見一隻大船內簾下一個美人揭著簾兒露面容著街上
富翁看見好些面善仔細一認却像前月丹容帶來與他偷情的可意人兒一般無二疑恐
道那冤家緣何在這船上走到船邊細細訪問方知是河南舉人某公子包了名娼到京會
試的富翁心裏想道難道當日這人的妾畢竟賣了又疑道敢是面龐相像的也未可知不
離船邊走來走去只管看忽見船艙裏叫個人出來問他道官船裏大娘問你可是松江人
富翁道正是松江又問道可姓潘富翁喚了一驚道怎曉得我的姓只見輪裏人說叫他到

船邊來富翁走上前去簾內道妾非別人即前日丹客所認爲妾的便是實是河南妓家前日受人之托不得不依他囑付的話替他如此有負於君君何以流落至此富翁大慟把連次被拐今在山東回來之由訴說一遍簾內人道妾與君不能無情當贈君盤費作急回家此後遇見丹客萬萬勿可聽信妾亦是騙局中人深知其詳君能聽妾之言是即妾報君數宵之愛也言畢着人拿出三兩一封銀子來遞與他富翁感謝不盡只得收了自此方曉得前日丹客美人之局包了娼妓做的今日却虧他盤纏到得家來感念其言終身不信爐火之事却是頭髮紛披羞顏肆掩親友知其事者无不以爲笑談奉勸世人好丹術者請以此爲鑒

丹術須先斷情慾
貪淫若是望丹成

塵緣豈許相馳逐
陰溝洞裏天鵝天

第卷三十九終

第二早橋田高子學院演習室

第四十卷

選錢多白丁橫帶

苑枯本是無常數

何必當風使盡帆

東海揚塵猶有日

白衣蒼狗剎時問

話說人生榮華富貴眼前的多是空花不可認爲實相如今人一有了時勢便自道是萬年不拔之基傍過看的人也是一樣見識豈知轉眼之間灰飛烟滅太山化作冰山極是不難的事俗語兩句說得好寧可無了有不可有了無專爲貧賤之人一朝轉變得了富貴苦盡甘來滋味深長若是富貴之人一朝失勢落泊起來這叫做樹倒猢猻散光景著實難堪了却是富貴的人只據目前時勢橫著膽昧着心任情做去那里管後來有下稍沒下稍曾有一个人笑話道是一个老翁有三子臨死時分付道你門倘有所願是對我說我死後求之上帝一子道我願官高一品一子道我願田連萬頃末一子道我無所願願換大眼睛一對老翁大駭道要此何幹其子道等我揮開了大眼睛看他們富貴的貴此雖是一个笑話正合著古人云嘗將冷眼觀螃蟹你橫行得幾時雖然此如然那等薰天赫地富貴人除非是遇了朝廷誅戮或是生下子孫不肖方是敗落散場再沒有一个身子上先前做了貴人以後流爲下賤現世報做人笑柄的看官而今且聽小子先說一个好笑的个人記唐朝僖宗皇帝即位改元乾符是時官宦驕橫有个少馬坊使內官田令官是上爲晉王時有寵及

今古奇觀

卷四十

卽帝位使知樞密院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游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遷除官職不復開白其時京師有一流棍名李光專一阿諛逢迎語事令孜令孜甚喜歡信用薦爲左軍使忽一日奏授朔方節度使知其人命薄沒福消受勅下之日暴病卒死遺有一子名喚德權年方二十餘歲令孜老大不忍心裏要抬舉他不論好歹署了他一個副職時黃巢破長安中和元年陳敬瑄在成都遣兵來迎僖皇令孜遂勸僖皇幸蜀令孜屢駕就便叫了李德權同去僖皇行在住於成都令孜與敬瑄相與結交盜專國柄人皆畏德權在兩人左右遠近仰奉凡好豪求名求利者多賄賂德權替他兩處打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射僕射一時薰灼無比後來僖皇薨逝昭皇卽位天順二年四月西川節度使王建屢表請殺令孜敬瑄朝廷懼怕二人不敢輕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不等朝廷旨意竟執二人殺之草奏云

開押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傲益非利已專殺不行於闕外先機恐失於

設中
於時追捕二人餘黨甚急德權脫身遁於復州平日枉有金銀財貨萬萬千一點却帶不得只走得空身盤纏了幾日衣服多當來喫了單衫百結乞食通途可憐數年榮華一旦付之春夢却說天無絕人之路復州有個後槽建兒叫做李安當日李光太際時與他相熟朝在道上行走忽見一人藍縷丐食仔細一看認得是李光之子德權心裏惻然遂他到家裏

問他道我聞得你父子在長安富貴後來破敗今日何得在此德權將官司追捕出陳餘黨脫身亡命到此國窮的話說了一遍李安道我與汝父有交你便權在舍不住幾時怕有人認得你可改個名只認做我的姪兒便可無事德權依然改名彥思就認他這看馬的做叔叔不出街上乞化了未住半年李安得病將死彥思見後槽有官給的工食遂因李安投狀道身已病廢乞將彥思代繼修槽不數日李安果死彥思遂得補充建兒爲牧守圍人不須憂愁衣食自道是十分僥倖豈知漸漸有人曉得他曾做僕射過的此時期政紊亂法紀廢弛也無人追究他的踪跡但只是起他個混名叫他做看馬李僕射走將出來時衆人便指手點腳當一場笑話看官你道僕射是何等樣大官後槽是何等樣賤役如今一人身上先做了僕射收場結果做得個看馬的豈不可笑却又一件那些人依附內相原是水山一朝失勢破敗死亡此是常理留得殘生看馬還是便宜的事不足爲怪如今再說當日同時有一個官員雖是得官亦正僥倖來的却是自己所爭誰知天不幫襯有官無祿並不會犯著一個對頭並不會做著一件事體都是命裏所招下稍頭弄得沒出路此此更爲可嘆詩云

富貴榮華何足論

從來世事等浮雲

登榜俄憐休相赫

請看當年郭使君

這本話文就是唐僖宗朝江陵有一個人叫做郭七郎父親在日做江湘大商七郎長隨着

船士去走的父親死過是他富家了真個是家資鍾萬產業廣延有鴉飛不過的田宅賊扛不動的金銀山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的賈客多是領他重本買易往來都是這些富人唯有一項不平心是他本等大等種進小等種出自家的歹爭做好別人的好事做歹這些領他本錢的賈客沒有一個不受盡他累的各各吞聲忍氣只得受他你道為何只爲本錢是他的那江湖上走的人拚得陪些辛苦在裏頭隨你儘著欺心算帳還是仗他資本營運畢竟有些便宜處若一下沖撞了他收拾了本錢去就沒蛇得弄了故此隨你剋剋只是行得去的本錢越弄越大所以富的人只管富了那時有一個極大商客先前領了他幾萬銀子到京都做生意去了幾年久無音信直到乾符初年郭七郎在家想著這本錢沒著注落他是大商料無失所可惜沒個人往京去一討又想一想要開得京都繁華去處死禮之鄉不若借此事也往彼一遊一來可以索債二來買笑追歡三來覷個方便覷個前程也是終身受用算計已定七郎有一個老母一弟一妹在家奴婢下人無數只是未曾娶得妻子當時分付弟妹承奉母親自一個都管看家餘人各守職業做生理自己却帶幾個僕走長路會事的家人在身邊一面到京都來七郎從小在江湖邊生長賈客船上往來自已也會撐得篙搖得橈手脚快便把些饑餒渴飲之路不在心上不到一日到了元來那個大商姓張名全混名張多客在京都開幾處解典庫又有幾所緝段鋪專一放官吏債打大頭腦的至於居閒說事賈官醫爵只要他一口擔當事無不成也有叫他做張多保的只爲凡事

是他保得過所以如此交呼滿京人無不認得他的郭七郎到京一問便看他兒七郎到了是個江湖債主起初進京時節多虧他的幾萬本錢做楫緣做開成得這個大氣槩一見了歡然相接敘了寒溫便擺起酒來把轎去教坊裏請了幾個有名的表子前來陪侍寶主盡歡酒散後就留一個絕頂的妓者叫做王賽兒相伴了七郎在一個書房裏宿了富人待富人那房舍精緻帷帳華侈自不必說次日起來張多保不等七郎開口把從前連本連利一等約該有十來萬了就如數搬將出來一手交兌口裏道只因京都多事脫身不得亦且挈了重資江湖上難走又不可輕易托人所以遲了幾年今得七郎自身到此交明了此大宗實爲兩便七郎見他如此爽利心下喜歡便道在下初入京師未下處雖承還清本利却未有安頓之所煩兄長替在下尋個寓舍何如張多保道舍下空房儘多問時還要招客何況兄長通家怎到別處作寓只須在舍安歇待要啓行時在下周置動身管取安心無慮七郎大喜就在張家開壁一所大客房住了當日取出十兩銀子送與王賽兒做昨日纏頭之費夜間是七郎還席就央他陪酒張多保不肯要他破鈔自已也取十兩銀子相送叫選了七郎銀子七郎那里肯推來推去大家多不肯收進去只便宜了這王賽兒行令作樂飲酒愈加十分有趣喫得醉而散王賽兒本是個有名的上座行首又見七郎有的是銀子放出十分嬌拿手的段來七郎一連兩宵已是入了迷魂陣自此同行同坐時刻不離左右儘不放眷見到家裏去了賽兒又時常接了家裏的姊妹輪番來陪酒補趣七郎賞賜無

算那裏兒又有做生日打差買物事替還債許多科分出來七郎揮金如土並無吝惜纔是行徑如此便有幫閒鑽懶一班人兒出來誘他去跳槽大凡富家浪子心性最是不常搭著便生眼的見了一處便熟一處王寶兒之外又有陳嬌梨王張小小鄭翩翩幾處往來都一股的撒漫使錢那夥開漢又領了好些王孫貴子好賭的牽來局賭做圈做套贏少輸多不知騙去了多少銀子七郎雖是風流快活終久是富家立計好利的人起初見還的利錢多在裏頭所以放鬆了些手過了兩三年覺道用得多了捉捉後手看已用過了一半有多了心裏猛然想著家裏頭要回家去與張多保商量張多保道此時正是濮人王仙芝作亂劫掠那縣道路梗塞你帶了這多銀兩待往那里去恐到不得家裏不如且在此盤桓幾時等路上平靜再去未遲七郎只得又住了幾日偶然一個開漢叫個包走空包大說起朝廷用兵緊急缺少錢糧納了些銀子就有官做官職大小只看銀子多少說得郭七郎動了火問道假如納他數百萬錢可得何官包大道如今朝廷昏濁正正經經納錢就是得官也只有限不能勾十分大的若把這數百萬錢拿去私下買囑了主爵的官人好歹也有個刺史做七郎喫一驚道刺史也是錢買得的包大道而今的世界有甚麼正經有了錢百事可做豈不開崔烈五百萬買了個司徒而今空名大將軍告身只換得一醉刺史也不難的只要通得關節我包你做得來便是正說時恰好張多保走出來七郎一團高興告訴了適纔的說話張多保道事體是做得的在下手中也弄過幾次了只是這件事在下不窺樞得

兄長做七郎道為何多保道而今的官有好些難做他們做得與頭的多是有根基有脚力親戚滿朝黨與先布置能勾根深蒂固有得錢賺越做越高隨你去剝削小民貪污無耻只要有用有人情便是萬年無事的兄長不過是白身人便弄了一個顯官須無四壁倚仗到彼地方未必行得去就是行得去時朝裏如今專一討八便宜曉得你是錢換來的略略等休到任一兩個月有些光景便道勾你一下子就塗抹着豈不枉費了這些錢若是官好做時在下也做多時了七郎道不是這等說小弟家裏有的是錢沒的是官況且身邊現有錢財總是不便帶到家何不於此處用些博得個腰金衣紫也是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就是不賺得錢時小弟家裏原不希罕這錢的就是不做得與時也只是做過了一番官不幾時住了手那榮耀是落得的小弟且已定兄長不要歸與多保道既然長兄主意要如此在下當得効力當時就與包大兩個商議去持關節那個包大走跳路數極熟張多保又是個有身家幹大事體的人有甚麼弄不來的事元來唐時使用的是錢千錢爲籍就用銀子准時也只是以錢當帳當時一縷錢就是今日的一兩銀子宋時却叫做一貫了張多保同包大將了五千緡悄悄送到主爵的官人家裏那個主爵的官人是內官由令孩的收納戶百靈有驗又道是無巧不成話其時有個西樞州刺史郭翰方得除授患病身故告身還在錢曹王爵的受了郭七郎五千緡就把籍貫改注卽將郭翰告身轉付與了郭七郎從此改名做了郭翰張多保與包大接得橫州刺史告身千歡萬喜來見七郎稱賀七郎

此時頭輕脚重連身子都麻木起來包大又去喚了一部梨園子弟張多保置酒張筵是日就換了冠帶那一班閒漢曉得七郎得了個刺史沒一個不來賀喜撮空大吹大擂吹了一日的酒又道是蛤蟆集蟻蟻集鴉鴉子旺邊飛七郎在京都一向做漫有名一月得了刺史之職就有許多人來投奔他做使令的少不得官不威牙爪威做都督做大叔走頭站打頭吏欺估客詐鄉民總是這一千人了郭七郎身子如在雲裏一般意思衣錦榮歸擇日起身張多保又設酒餞行起初這些往來的閒漢姊妹多來送行七郎此時眼孔已大各各資發此賈賜氣色驕傲像若無人那些人誰他是個見任刺史齊眉笑隨他京慢只消略略眼梢帶去口裏惹著就等是十斤殿勤好意了如此寵哄了幾日行裝打迭已備齊齊整整起行好不風騷一路上想道我家裏資產既既又在京都做了刺史這個富貴不知何那里從住心下喜歡不覺日逐賣弄出來那些原跟去京都家人又在新投的家人面前說說家裏許多富厚之處那新投的一發喜歡道是接得着好主了前路去耀武揚威自不必說無船上馬有路登舟有看到得江陵境上來七郎看時喚了一驚但見 人煙稀少門井荒涼備前敗字頽垣一草斷橋枯樹鳥焦木柱無非放火燒殘豬白粉墻盡是死人染就尸骸沒主鳥鴉與蠅蟻爭雞犬無依鷹隼與豺狼共飽任是石人須下淚管教強漢也傷心

元來江陵渚宮一帶地方多被王仙芝作寇殘滅里間人物百無一存若不是水道明白險

些認不出路徑來七郎看見了這個光景心頭已自劈劈地跳個不住到了自家岸邊拍案看只叫得苦元來都弄做了五礫之場絕大的房屋一間也不見了母親弟妹家人等俱不知一個去向慌慌張張走頭無路著人四處追尋追尋了三四日撞著舊時隣人問了詳細方知地方被盜兵亂散弟被殺妹被搶去不知存亡止剩得老母與一兩個丫頭寄居在古廟傍邊兩間茅屋之內家人俱各逃竄囊囊盡已蕩空老母無以為生與兩個丫頭替人縫針補線得錢度日七郎聞言不勝痛傷急急領了從人奔至老母處來母子一見抱頭大哭老母道豈知你後家裏遭此大難弟妹俱亡生計都無了七郎哭罷含淚道而今事已到此痛無益虧得兒子已得了官還有富貴榮華日子在後面母親且請寬心母親道見得了何官七郎道官也不小是橫州刺史母親道如何能勾得此顯爵七郎道當今內相當權廣有私路可以得官兒子向張容取債他不利俱還錢財儘多在身邊所以將錢數百萬勾幹得此官而今衣錦榮歸可將家裏隨卸星夜到任去七郎叫從人取冠帶過來穿著了請母親坐好拜了四拜又叫身邊隨從舊人及京中新投的人俱各叩頭稱太夫人母親見此光景雖然有些喜歡却嘆口氣道你在外邊榮華怎知家下盡散分文也無了若不做了這官多帶些錢歸來用度也好七郎道母親誠然女人家識見做了官怕少錢財而今那個做官的家裏不是千萬百萬連地皮多捲了婦家的今家業既無只索撒下此間前往赴任做得一年兩年重開門戶收換規模有何難處兒子行囊中還剩有三三千緡儘勾使用母

視不必憂慮母親方纔轉憂爲喜笑顏遂開道虧得兒子崢嶸有日奮發有時真是謝天謝地若不是你婦來我性命只在泉下了而今可時可以動身七郎道兒子原想此一歸來娶個好媳婦同享榮華而今看這個光景等不得做這事了且待上了任再做商量今日先請母親上船安息此處既無根基明日換個大船就做好日開了罷早到得任一日也是好的當夜請母親先到來船中住茅舍中破鍋破甑破盥破盥盪盪多去了又分付當值的僱了一隻往西粵長行的官船次日搬過了行李下了艙口停當燒了利市神福吹打開船此時老母與七郎俱各精神榮耀志氣軒昂七郎不會受苦是一路與頭逆來的雖是對著母親覺得滿盈得意還不十分怪異那老母是歷過苦難的真是地下起昇在天上不知身子幾時大了一路行去過了長沙進湘江永州北江漂有個佛寺名喚兜率禪院舟人打點泊船在此過夜看見岸邊有大楸樹一株圍合數拘遂將船繫結在樹上結得牢牢的又釘好了椿楸七郎同老母進寺隨喜從人捧起盞蓋跟隨伏侍寺僧見是官員出來迎接送茶私闕來歷從人答道是見任西粵橫州刺史寺僧見說是見任官愈加恭敬陪侍指引各處游玩那老母但看見佛菩薩都只是磕頭禮拜謝他覆庇天色晚了俱各回舟安身黃昏左側只聽得樹上呼呼的風聲須臾之間天昏地黑風雨大作但見 濛濛密密雷電交加空中如萬馬奔騰樹杪似千軍推却浪濤澎湃分明戰鼓齊鳴岸傾顛恍惚毒雷捷震山中號虎嘯水底老龍驚盡知巨樹可繫舟誰道大風能拔木

衆人聽見風勢甚大心下驚惶那船公心裏道是江風雖猛嚇得舟繫在極大的樹上生根得牢萬無一失睡夢之中忽聽得天崩地裂忽一响響亮元來那株楸樹年深月久根行之處把這些近岸都拱得鬆了又且長江巨浪日後淘洗岸如何得牢那樹又大了本等招風怎當這一隻破壞的舟盡做力生根在這樹上風打得船猛船牽得樹重樹壓得船底下根在浮石中絆不止了豁刺一聲竟倒在船上末把船打得粉碎船輕樹重怎壓得起只見水亂滾滾來船已沉了船中碎板片片而浮睡的婢僕盡沒於水說時遲那時快船公慌了手脚喊將起來郭七郎夢中驚醒他從小原曉得些船上的事與同船公竭力以拖住船纜纜把個船頭湊在岸上擱得任意在船中水裏扶得個母親機到得岸上來逃了性命其後船人等船中什物行李被數個大浪滾來船底俱散蓋漂沒了其時深夜昏黑山門緊閉沒處叫喚只得披著濕衣三人提胸跌腳貫叫苦守待天明山門開了急急走進寺中問著僧日的主僧主僧出來看見他慌張之勢問道莫非過了盜竄七郎把樹倒舟沉之話說了一遍通寺僧忙走出看只見岸邊一隻破船沉在水裏岸上大楸樹倒來壓在其上了喚了一聲急叫寺中火工道者人等一同抬到破板船中遍尋東西俱被大浪打去沒有些靈著那張刺史的告身都沒有了寺僧禮請進一間靜室安住老母商量到雲陵州投處陳告情由等所在官司替動了江中遭風失水的文書還可赴任計議已定有煩寺僧一往寺僧與州裏人情斷熟果然叫人去報了誰知濃霜偏打無根草禍來只奔福輕人那老母原是兵

戈獲獲中看見殺兒捉女驚壞了再甦的怎當夜來這一驚可又不小亦且婢僕俱亡生資都盡心中轉七苦楚面如蠟相飲食不進只是哀哀啼哭臥倒在床把身不甦了七郎命加臨張只得勸母親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雖是遭此大禍完了官職還在只要到得任所便好了老母帶著哭道兒你娘心胆俱碎眼見得無那活的人了還說這太平的話則甚就是你做官娘看不著了七郎一點痴心還指望等娘好起來就地方起個文書前往橫州到任有個好日子在後頭誰想老母受驚太深一病不起過不多兩日嗚呼哀哉伏惟尚饗七郎痛哭一場先計可施又與僧家商量只得自往零陵州哀告州牧州牧幾日前曾見這張失事的報單過曉得是真情畢竟官官相護道他是陽省上司不好推得乾淨身子一面差人替他殮葬了母親又重資助他盤纏以禮送了他出門七郎虧得州牧周全幸喜葬事已畢却是丁了母憂去到了不得了寺僧看見他無了根帶漸漸意慢不肯相留要回故鄉因此无家可歸沒奈何就寄在水州一個船埠經紀人的家裏原是他父親在時走客認得的却是囊囊俱無止有州牧所助的盤纏日喫日減用不得幾時看七沒有了那些做經紀的人有甚情誼日逐有些怨容起來未免茶遲飯晏筋長盤短七郎覺得了危語道我是一郡之主當是一路諸侯今雖丁憂後來還有日子如何馬般輕清店主人道說不得一郡兩郡皇帝失了勢也要忍些饑餓些粗糲何況於你是未任的官就是官了我們又不是什麼橫州百姓怎麼該供養你我們的人家不做不活須是喫自在食不起的七郎

被他說了幾句无言可答眼淚汪汪只得含羞耐了再過兩日店主人就尋事炒鬧一發看不得了七郎道主人家我這里須是異鄉並無一人親識可憐一向明擺府上情知不當却也是沒奈何了你有甚慶竟衣食的道路指引我一箇兒店主人道你這樣人極大又長名門又且郎不郎秀不秀若要竟衣食須把個官字兒鬧起照看常人傭工做活方可度日你却如何去得七郎見說到傭工做活氣忿忿地道我也是方面官員怎便到此地位思想零陵州州牧前日相待甚厚不免再將此苦情告訴他一番定然有一個處法難道白白餓死一個刺史在他地方了不成寫了個帖又無一個人跟隨自家袖了悶悶鬱鬱走到州裏衙門上來遞那衙門中人見他如此行徑必然是打押豐沒廉耻的逆帖也不肯取他的直到再三央及把上頂事一分訴又說道替他殮葬厚禮贖行之事這却衙門中都有曉得的方纔肯接了進去呈與州牧州牧看了便有些不快活起來道這人這樣不達時務的前日吾見他在本州失事又看上司帶面極意周全他去了他如何又在此纏擾或者連前日之事未必是真是多是神棍假裝出來騙錢的未可知縱使是真必是個無肯的人還有許多無厭足處吾本州好意勸引鬼門我而今不便追究只不理他罷了分付門上不要他帖只說不見客把原帖還了七郎受了這一場冷淡却又想回下處不得任在衙門上守他出來時當街叫喊州牧坐在轎上問道是何人叫喊七郎即口裏高聲答道是橫州刺史郭翰州牧道有何憑據七郎道原有告身被大風飄舟失在江裏了州牧道既無憑據知

你是真是假就是真的齊發已過如何只官在此纏擾必是光棍估饒打快走左右侍候看
見本官發怒亂捧打來只得閃着身走開來一句話也不說得有氣无力的仍舊走回了處
闊坐店主人早已打聽他在州裏的光景故意問道適纔見州裏相公相得如何七郎羞慚
滿面只嘆口氣不敢則聲店主人道我教爾把官字兒閣起你却聽我直要受人怠慢而
今時勢就是個空名宰相也當不出錢來了除是靠着自家氣力方掙得飯吃爾不要痴了
七郎道爾叫我做甚勾當好店主人道你自想身上有甚本事七郎道我別无本事止是少
小隨着父親涉歷江湖那些舟上風水當船拿舵之事儘曉得些店主人喜道這個却好了
我這里單頭上來往舟隻多儘有缺少當船的我薦你去幾時好也覺幾貫錢來餓你
了七郎沒奈何只得依從從此只在往來舟隻上替他當船度日去了幾時也就覓了幾貫
工錢回到店家來示州市上人認得了他曉得他前項事的就傳他一個名叫他做當船郭
使君但是要尋他當船的船便指名來問郭使君永州市上編成一隻歌兒嘲他這歌名掛
枝兒道是

問使君你緣何不到橫州郡元來是天作對不作爾斯文把家緣結果在風一連拖牙
常執板繩纜是拖紳道是榮耀的下稍頭也還是拿著舵兒箇

在船上混了兩年雖然有衣有食身邊無了告身去補不得官若裏再打關節時還須
照前得這幾千緡使用却從何處討賬見得這話休題了只得安心塌地靠著船上營生又

這起官移轉移轉當初是刺史便像個官員而今在船上多年狀貌氣質也就是些高工
水手之類一般無二可笑個一郡刺史如此收場可見人生榮華富貴眼前算不得帳的上
覆世間人不要十分勢利聽我四句日號

富不必驕 貧不必怨
要看到頭 眼前不算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